

第十一回 訪美探樓 遇婢破夢

詩曰：

彼此深情各自鐘，誰知無處覓仙蹤。

天工巧使奇緣合，再見當年舊玉容。

這是裴翁安排的巧計，叫女兒誘寶珠到聽月樓上，在雪洞口閑望，故使以松將宣公子引到這裏，兩下會面，好使宣公子疑疑惑惑，方懊悔起來，向裴翁哀求，纔奈何他一番。這個機關寶珠也不知道，宣公子越發意想不到。今聽見裴公子說，那邊樓口有一位佳人坐在那裏，不覺將頭一抬，看見那佳人好似柯寶珠的模樣，大吃一驚，忙搶行幾步向前，定睛細看，越看越像，唬得魂不附體，轉身就跑，只叫：“不好了！青天白日見了鬼也。”說著要跑，被裴公子拉住道：“宣仁兄，何所見這佳人是個鬼呢？”宣公子道：“活脫一個被水淹死的柯寶珠！怎麼不是鬼？”裴公子道：“你可知這高樓是哪家的？”宣公子道：“我哪裏知道？這個人家樓上白日出鬼，也不相宜。”裴公子笑道：“宣仁兄少要亂說。這就是捨下花園的高樓，那雪洞內坐著的乃三姐妹，即家尊面許仁兄的佳人。怕仁兄疑惑捨妹醜陋，故小弟引仁兄，當面一看，可不亞似寶珠麼？”宣公子聽說，越發說出呆話來，道：“豈有此理！仁兄欺我。分明一個寶珠的陰魂出現，怎說是你令妹？”宣公子與裴公子在樓下高聲爭辯，早被樓上寶珠聽見。樓下有人說話，怕的外觀不雅，將身子縮進去，便與裴家姊妹帶了丫鬟下樓出園去了。宣公子還要朝樓上細看，哪知雪洞內佳人已寂然不見了。心中如有所失。裴公子道：“宣仁兄不信小弟之言，你再去細訪，不必在此發癡了。小弟就此告別。”說罷，把手一拱，就敲樓下後門進去。少頃，後門緊閉。宣公子見裴公子果從他樓下後門入內，果然此樓是他家的。但他令妹怎與寶珠生得一般無二？事有可疑。且前日夢中說“寶珠不死，汝休輕生”，莫非寶珠猶在世間？好令人難解。一面想著，一面轉身而回。

到了自己府中，見過父母，仍歸書房坐下，癡癡呆想：“裴兄上次約我出去閑遊，到他府中，受裴年伯一番挫折，今日又苦苦約我出去逛逛。到他後花園門口，說了許多鬼話，他就撇我一人在外，獨自家去。此人毫無一點朋情，以後這等人不必與他相交了。”想罷，嘆息一回，忽叫聲：“且住！曾聞得裴年伯只有兩女，一字趙通政，一字江都督，俱已受聘。哪裏又有個女兒？且方纔雪洞中所見之佳人，分明是寶珠模樣！裴兄怎說是他令妹？天下同模同樣的原有，怎麼這等廝像？”宣公子想到此處，忽又拍掌大笑，歡喜起來，道：“莫非寶珠落水之時，是裴年伯救了回來，也未可知。詭說是他女兒，與我做媒，怕的柯老知道，又起風波。這是裴年伯一團美意。哎喲，不好了！若當真有此事，豈不被我一陣粗莽性氣送掉了我的好姻緣，令人可恨！”說著，只是跌足叫屈。又轉一念道：“寶珠生死並無確信，何必徒費神思！哎，若是寶珠真死，蒼天呀！我宣登鰲何福薄至此，連一個有才有貌的佳人也消受不起？生我宣登鰲在世上有何用處！”想到這裏，又是淚珠雙垂，好不傷心。哭了一回，暗想：“裴家父子說話吞吐，其中事跡可疑。也罷，我聞得裴府花園中有座聽月樓，乃仙筆題的，並有仙詩四句。我久已要去一看，因病糾纏，是以耽誤，未曾去得。今可惜此探訪名樓並美人消息。但解鈴還是系鈴人，仍要去找裴兄引進方妥。”想定主意，且歇息一夜，明早且去到裴府走遭。說罷，已是掌燈時候。用過晚膳，也無心去看書，便解衣上床安寢一夜。心下亂想，不曾合眼。

到了天明起身，梳洗已畢，用過早湯，即到後常，請了父母早安，詭言出去會文，帶了書僮，出了府門，一直向裴府而來。不消片刻，已到裴府。宣公子問門公道：“你家公子可在書房？”門公回道：“公子不在書房，在花園內看秋色去了。”宣公子道：“煩你引路到花園去。”門公答應，引著宣公子進了花園。正值佛奴在那裏頑耍，便叫：“佛兄弟，公子在哪裏？有宣公子來候，快去通報。”佛奴道：“公子在梨花廳上看書呢。我同宣公子進去。伯伯請便罷。”門公點頭出園去了。佛奴尊聲：“宣公子，這裏來。”宣公子主僕跟著佛奴，一路彎彎曲曲來到梨花廳。佛奴搶一步先到廳上，報知公子。公子已知宣生一定來問他消息的，果不出其所料，即起身出迎。見宣生進得廳來，叫聲：“宣仁兄來何早也！”宣公子道：“屢蒙仁兄枉顧，小弟今日特來回候。”說著，兩下見禮，分賓坐定。佛奴送茶。茶畢，裴公子道：“仁兄昨日將我捨妹認作鬼魅，未免來不得些。小弟故心中不忿，失陪仁兄，是以家來了。”宣公子被說得滿面通紅，道：“仁兄休怪。我只認樓上的令妹宛似寶珠，故說是鬼。若當真是仁兄令妹，小弟怎敢亂道！但有一件疑心之事，動問仁兄，望乞仁兄見教。”裴公子道：“宣仁兄有何事疑心，乞道其詳。”宣公子道：“小弟聞得尊府只有兩位千金，一字通政趙府，一字都督江府，俱已受聘，哪裏又有一位千金未曾受過人家的聘禮呢？此事小弟不解。”裴公子笑道：“仁兄有所不知。這是我的堂妹，幼失父母，在小弟處撫養成人，我父母親如己出，所以做主擇婿。這個捨妹不但有貌，而且有才。兄如不信，可到我家聽月樓上看一看他詩句，便見分曉。”宣公子道：“小弟久聞名樓仙跡，正要上去瞻仰一番。”說罷，起身同裴公子轉彎抹角一直來到樓門。正要上樓，忽見佛奴來說，夫人請公子到內堂，有要話相問，立等公子。公子聽說，便叫：“宣仁兄請先上樓，小弟即刻就來奉陪。”說罷，轉身自去。宣公子的書僮已被佛奴拉在別處頑耍去了，只趁宣公子獨自慢慢上樓，見樓中明窗淨幾，十分幽雅，果然有“聽月樓”三字金匾，下面擺著香案，知是裴年伯早晚焚香之處。又見粉壁上寫有四句七絕，近前一看，乃詠聽月樓的詩。細細一看，連聲稱妙道：“果然這‘聽月’二字，鏤琢精工，不愧仙筆。此樓可以永垂不朽了。”說著，坐將下來，但見左邊壁上貼著三幅錦箋，字亦寫得工楷柔媚，好似女子筆意。“莫非裴仁兄所說他的幾位令妹的閨閣詩麼？待我向前細看一番。”又起身走到左邊壁間一看，三幅錦箋都是和聽月樓詩的原韻。先看綺霞、綺雲的詩，連連點頭道：“用意好，押韻穩，絕無鄉宦氣味，可稱閨中二美。”及看到第三幅錦箋上寫著頭一句“樓傳仙筆意奇清”，這一句起的突兀，且有故要發揮之意。第二句“眺望旋驚夜月明”，有此一“驚”，方起下“聽”字意思。第三句“環珮叮嚀來步履”，諄“聽”字，有引人入勝之致。第四句“非笙非笛落虛聲”，月聽到這般地位，是假是真令人玩味無窮。此一首詠聽月樓詩的和韻，較前二首，體格生新，才華秀美，不亞古人大家道蘊矣，但不知可是裴仁兄所說這位堂妹麼？再看後面寫的“薄命女寶珠慢題”，看畢，大吃一驚道：“怎麼稱為‘薄命女’？是呀，到底不是裴年伯親生，或另眼看待，較之親生女兒分了厚薄，所以，一生不平之哀借詩寓意，故女稱‘薄命’。這也怪他不得。但不知裴仁兄的令妹也叫寶珠，這卻奇怪得很了，莫非寶珠竟不曾死，埋藏於裴年伯家中？不然如何有兩個寶珠？裴仁兄口口聲聲說是他的堂妹，我若問他細底，倘被他班駁起來，叫我何以回答？”一時心中煩燥起來，不覺口渴。半日不見裴府書僮送茶上樓，便到樓門口喚自己書僮，亦不見答應，忍不住下得樓來去找自己書僮。走未幾，忽見一個丫鬟，只見遠遠來了一個絕美丫鬟，捧著一盤船茶，冉冉而來。宣公子不知這美婢捧茶往何處去。此刻口渴忘情，忍不住叫喚，她已將手內一盞茶

見賜與小生，以解渴煩罷。”那美婢聽說，將宣公子上下一望，把臉沉下來道：“相公們在花園游玩，自有書僮伺候送茶。婢子這杯船茶送與寶珠小姐吃的，何能亂與別人！倘小姐知道，豈不要責備婢子。相公莫怪。”說罷，轉身要走。

宣公子被他這一席話說得滿面通紅，無言回答。見他轉身要走，忽想起這個美婢好似姨妹寶珠的丫鬟如媚模樣，越想越是，搶一步向前，叫聲：“姐姐慢行，小生有話問你。”那美婢又停步不走，問道：“相公有什麼話問婢子？快些請教，茶要冷了。”宣公子笑吟吟道：“姐姐的容顏好似小生姨妹房中的如媚姐姐一般，故此動問一聲，不知可是的麼？”那美婢把臉一紅，道：“我便叫如媚，卻在裴府中使用。我也不知相公為何人，也不知相公的姨妹為何人。天下同名同姓者多，同模同樣者亦復不少。就是婢子名叫如媚，雖有兩個，不足為奇。就是我家小姐名叫寶珠，柯府中有小姐名叫寶珠，也不知是一個寶珠，兩個寶珠。請相公去細細推詳。婢子不及說話，要送茶去了。”說罷，捧著船茶，如飛而去。宣公子聽了美婢這一番話，如醉如癡，站在那裏，不言不語，只是呆呆出神。怎生醒過來，且看下文。

[返回 >> 聽月樓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